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六回 唐三爺藥鋪散鬱悶 假大夫繡樓充明公

周景龍在靈堂禱告，這陣兒唐鐵牛正在院子裡直轉圈兒。唐鐵牛哇，把眼泡都哭腫了，站在院裡，撇著那大瓢嘴，說：「兄弟哎，你能不能顯靈顯聖，在三哥眼前哪，你刮一陣旋風，叫三哥再看看你，猴哎！你怎麼不打招呼就去了。這回三哥跟你一快去。」唐鐵牛嘴裡叨念著就來到了店門口，這會兒一邊四個門軍，兩邊八個門軍，把守著店門。「唐三爺，您要幹什麼去？」「我呀，我心裡悶得慌，腦袋漲得慌，到外頭呀，想法弄點藥吃。」

「不行不行，三爺，今天狀元老爺有令，任何人不能出店。」

「我也不是去攻打藏軍山，我就是到旁邊藥鋪抓點藥去，一會兒就回來。還不相信我嗎？你三爺心裡可正驚扭著呢！說別的我可揍你。」

「是，三爺，您別生氣，那您可得快回來啊，這回來晚我們可有責任，狀元要是怪罪下來，我們可擔罪不起。」

「我知道，狀元怪罪有我哪！」唐鐵牛就出來了，心想，我應該去把猴兄弟的人頭拿回來，可飛雲橋過不去，我有勁使不上，唉！我對不住我兄弟。他邊想邊走，發現路旁有個藥鋪。邁步他就進來了：「掌櫃的，賣藥嗎？」

這個掌櫃的，賣藥代坐堂看病，看上去也就四十來歲，趕緊站起來：「哎喲，您抓藥哇，抓什麼藥哇？」

「有毒藥嗎？」

「啊！我說您買毒藥幹什麼呢？啊。」

「你有沒有吧？」

「你買毒藥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想喝。」

「別，您有什麼想不開的，咱倆嘮扯嘮扯。來來來，我剛沏的茶，坐這兒喝杯茶。」

「我呀，沒法再說了。」

「別哭，別哭，別哭。咱倆歲數哇雖說差幾歲，不過挨肩膀說也算弟兄，坐下。」掌櫃的給他倒了一碗茶，唐鐵牛就坐到欄櫃裡邊的一個椅子上面，直抹眼淚。掌櫃的說：「我姓白，叫白仁義，開藥店代看病，掌櫃的兼大夫，我哥哥呀在那邊開店，長盛店的掌櫃，他叫白仁善，我們是一家人。我們哥倆是有名的好人性，您有什麼話就說吧，你不是我們安平鎮的人吧？」

「我不是，實不相瞞，白大夫，我哇，就住在你哥哥他那個店，我是大宋朝四品都尉呀，我叫唐鐵牛。現在為了攻打藏軍山，我兄弟招討使阮英被人家給殺了，把腦袋給掛到了百尺竿頭。我這心裡頭難受，想去把人頭取來，還去不了，大夫啊，我就不想活著了。」

「您別這麼想，應該往寬了想，唐都尉，說老實話，過去這個藏軍山，可不像現在這個樣兒，山上的大寨主我們都知道，金翅大鵬蓋世英，那條漢子，也是被貪官污吏逼的，夠個綠林英雄。附近這些村莊、鎮店，從來沒出過事，特別太平，就遠處的賊，都不敢到這兒來攪鬧，山上的人從不欺負附近的老百姓，最近可不是從前那樣了。我大哥呀，他就這一個姑娘，頭幾天，晚上在屋裡頭作針線，突然的哎呀一叫喚，等我哥哥、嫂子過去一看哪，孩子就沒了，到現在也不知道下落，死活不知，現在已經報告官府了，還沒有一個頭緒。有人說是讓山上的人給弄走了，聽說最近這山上人越來越多，殺人害命，採花盜柳，什麼事都乾，附近的百姓都提著心過日子，你們這一來要平滅他們，這可是大得人心哪！你們應該想辦法，智取藏軍山，給他平了。你不要太難過，光傷心是沒有用的，來來來，我再給你倒上一杯茶。這不是，剛才來了兩個頭目，請我上山給他們治病。金翅大鵬蓋世英有個女兒，叫蓋嬌娘，一身好武藝，她有病了，說病得很重，不知哪位把我推薦出來了，山上來了兩回人，叫我上山去給她治病。我不原意去，又不敢不去，一會兒還得來人，我這也正犯著難呢！」

唐鐵牛聽到這裡突然一愣神，「嗯，你要上藏軍山哪？」

「啊，一會兒他們准來人，給他們姑娘治病啊。」

「我說耳大夫，你能不能幫我個忙，我不求別的，你把我帶過飛雲橋就行，我把那小木籠子摘下來，把我兄弟腦袋拿回來，好賴呢找棺材盛殮起來，別叫他沖天衝地的，白大夫，你有沒有這個膽子？」

「這，我怎麼把你帶過去呢？」

「白大夫，我給你出個主意，咱們這麼這麼辦……」

「看吧，也許一會兒他們來，也許他們不來。」

「那，那咱們就準備準備吧！」

「這個……你這個……你可得把我摘落開呀，這要是當我的面，別說殺人哪，宰個小雞，我都害怕。」

「白大夫，你放心！我保證你沒事，我有辦法。」

「那好，你到裡屋去吧。」白大夫把唐鐵牛就讓到他的裡屋去了，時間不大，果然來了兩名藏軍山的頭目，二位是化裝來的，進屋就問：「白大夫，我說你怎麼回事？連來了兩次請你，你架子也太大了，姑娘的病很重，山上有大夫，看不了才請你，這是我們大寨主看得起你，我們多給錢哪，不能白讓你去呀，我說你去不去呢？」

「二位，您別生氣，我哪能不去呢？我老婆子要生孩子，我這正忙活呢，我還想給她準備準備，然後我再去呀。」

「那你快準備吧，馬上就走哇，車等著呢，拿車接你。」

「那好，呃，等著吧，我這就準備準備，我這就去啊。」

白大夫來到裡屋，唐鐵牛已經化好裝了。白大夫的老婆給他找出來的衣服，帶儒巾，穿藍衫，誰的個兒也比他高呀！這藍衫哪，被白大夫老婆從底下給繃上一塊，要不他穿著長啊！鐵牛這臉兒是黑的，還一臉白圈癩，抓過一把硃砂來，把臉一模糊——變樣兒了。這臉啊，紅不紅，黑不黑，紫不紫，像紫茄子似的。鐵牛化好裝了，說：「白大夫，你就這麼說，就說我姓田，是田大夫，我是你師弟，怎麼樣？」

「行啊，我這心直跳哇，反正到山上，你一定得把我摘清了……」

「你放心吧，白大夫。」白大夫是老實人，哪能不害怕呀？唐鐵牛由打裡頭跟他一塊兒出來，白大夫就收拾藥包子，把藥包都包好了。兩頭目直催：「我說準備好了沒有哇？」

「呃，準備好了，準備好了。」

「這是誰呀？」

「這是我師弟。我呀，也有點怯手，聽說小姐病得那麼重，我自己去了哇，心沒底，這是我師弟，他是杭州有名的大夫，人送外號田半仙，田大夫。他醫道通天，手到病除。今天我這串門來，我讓他幫著我，上山上給小姐去看病，不知道二位能不能讓我師弟跟我一塊去？」

「那好，快走吧。姑娘發燒都燒糊塗了，直說胡話。大寨主急得來回直打轉兒，多一個大夫，多一份醫術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」

唐鐵牛跟著白大夫就上了轎車，這兩個頭目，一搖鞭子，「啪」「咕轆轆——槓當槓當槓當……」轎車離開了安平鎮，就來到

了藏軍山飛雲橋前。「把橋銷線掛上，我們接大夫的來了啊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「咕嚕嚕——格登格登格登……」車就上了橋了，唐燧子明白，啊，這橋上有銷線，那邊把銷線掛上，這橋就不能出毛病了。嗯！燧子在轎車裡頭坐著，過了飛雲橋，來到了東岸，。阮英的人頭，就在這東面，一個百尺高竿上掛著，挨著高竿旁邊，還有棵大楊樹，唐燧子把車上的轎簾掀開一點，一看，這眼淚又下來了，兄弟呀，你死得真慘！那小腦瓜兒在裡邊都乾巴了，我都沒法兒再看了。唐燧子抽抽嗒嗒，還強壓著內心的悲痛，哭出聲來行嗎？讓人家知道了可不得了。白大夫直掐他，「別別別……」

過了飛雲橋，沒進西寨，他們一拐彎，往南下去了，順著這棵白楊樹，徑直往南，他們進的是南寨門。寨門開開，來到後山寨，高山分五個山寨：前山寨、後山寨、左山寨、右山寨，當中還有個中山寨，五個山寨，這是後山寨。車在一個客廳外頭停下，把他們讓到了客廳，給他們沏上了茶。「二位大夫，你們可得好好的給我們姑娘看病，小姐病得可真重啊。」

「那是自然了，我們是大夫嘛。到這兒一定給盡全力，給小姐把病治好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你們放心吧！」唐燧子一邊說一邊暗想，我想法得把她弄死。

呆了一會兒工夫，丫鬟來了。嘍兵說：「大夫我們請來了，趕緊把大夫領到樓上看病吧！」

「好，二位大夫，您跟我來吧。」

「頭前帶路。」唐燧子還挺有個派頭呢，裝腔作勢的，現在鴨拽鴨拽的，他這個兒，比過去還顯高點了，因為他穿的是長袍哇！白大夫和唐鐵牛跟在丫鬟後面，來到花園，進了月亮門，來到繡樓上，丫鬟把門推開，回頭說：「二位大夫，裡邊請吧。」兩個人進了繡樓，一看，這屋裡頭很整潔，姑娘住的房子，裡頭一股香粉味，前面有個象牙床，紅羅幔帳，摺下來了，姑娘可能是在裡頭躺著呢。丫鬟說：「二位大夫，快請坐，一會兒好給我們姑娘看病。」「好好好。」二位坐下了。丫鬟來到紅羅幔帳的跟前，「姑娘，大夫請來了。」

「唉！丫鬟，大夫在哪兒呢？」

「大夫已經到繡樓上來了。」

姑娘說：「好，叫大夫給我看看脈吧。」

丫鬟把紅羅幔帳往上一撩，姑娘這手腕從那幔帳縫裡伸出來了，唐鐵牛心說：「這丫頭還挺格路呢，不讓看臉呀。」

白大夫就先過來了，一看姑娘這手腕，像白蓮藕一樣，十指尖尖猶如嫩筍。唐鐵牛也瞪大小眼睛，仔細觀看，心想：這丫頭，根據這小手哇，這模樣長得大致也不能難看。不過呀，你是個女賊，當賊的姑娘，沒他媽好東西。這回呀，你這條小命啊，就算交代了吧！唐燧子是內心想的，他可沒敢說合來。

白大夫指按寸觀尺，給姑娘看脈……「嗯，不要緊，最多三副藥下去，就能好，姑娘年輕，又有武功在身，病魔難侵，沒事兒。田大夫，你再過來給看看。」

因為白大夫得把他捧起來呀，別把他露了餡呀！唐燧子過來了，「我看看。」那手像熊掌似的，啪擦，往姑娘小手上一呼哇，人家是號手脖兒裡面，他號手背，丫鬟旁邊一捂嘴沒敢樂，「田大夫，號脈人都號那面，你……你……怎麼按手背？」

「咳，真是少見多怪，告訴你，一個師傅，一個傳授，一個將軍，一個令，各有各的打法嘛，我就這麼個看法，都一樣就不值錢了。」

「對對對，我師弟醫術高明啊！」白大夫嚇得也沒敢樂，還得幫著吹，他生怕露了餡兒，現在白大夫腿肚子直抽筋兒。唐燧子在那邊假裝的摸了一摸脈，「嗯，不要緊哪，沒事兒，師兄，你看……」

「呃，咱倆再合計合計啊，丫鬟，我們到下面合計合計，好給姑娘拿藥。」

「好，大夫，一會兒我下去。」

「丫鬟哪，送大夫。」

「哎，我們姑娘這會兒啊，還甦醒過來了，剛才呀，糊塗得直說胡話。大夫，您慢走，一會兒我去拿藥，給您準備飯了。」

白大夫說：「我們不吃了，拿完藥，一會兒就下山了。」

兩個人下了樓，有一位婆子領他們來到旁邊的一間客廳，白大夫壓低聲音說：「唐都尉，我可得先走了，你想法弄這人頭，我該幫的忙可都幫了。」

唐燧子說：「白大夫，那你就先走吧，一會兒我自己走。」

時間不大，擺上了酒席，白大夫向前來陪客的——也就是請他們上山來的頭目說：「我不吃了，家裡頭有事，給姑娘已經號完脈，藥哪！由田大夫一會兒給拿，我……我先走了。」

「那你得吃點飯哪。」

「不不不……我我……不吃了，我老婆要生，這生孩子可不容空心，我得馬上回去。」白大夫說著話這嘴都直哆嗦，哪能不緊張呢？他怕唐鐵牛在裡頭萬一要惹出事來，他就下不了山啦！小頭目一聽：「白大夫要有事，那怎麼辦呢？那用車給送回去吧！」

白大夫說：「不用車了，我就直接走就行了。」

「哪能接來了不送呢？把車套好了。田大夫先別忙著走。」

白大夫說：「對，田大夫替我吃這頓飯吧！代我謝謝，你保重，我先走了。」

頭目把白大夫送下了山。

唐鐵牛在這兒吃了一頓飯，酒足飯飽，把白大夫留下的藥箱子裡的藥包好，其實白大夫早告訴他包什麼了，丫鬟來取藥，唐鐵牛把藥交給了丫鬟。按白大夫給出的藥劑呀，應該吃三、四天的藥，唐燧子告訴丫鬟一下子全吃了。唐鐵牛心想：我把你打發死就得了，象你們這樣人間敗類，留你們幹什麼呀？丫鬟看看這藥也覺著太多，又是藥丸，又是湯藥，「怎麼吃這麼多？」

唐燧子說：「叫你怎麼吃，就怎麼吃。」

丫鬟只好把藥拿走了。唐鐵牛一看天黑下來了，心想：我該走了，把我兄弟阮英的人頭好帶回去。唐燧子喝了點水說：「天也不早了，我說頭目，我也該走了。」

「呃，田大夫，天黑了，要不您就休到山上吧。」

「不不不不，我不麻煩你們了，我下山之後，明天也得走啊。」

「好吧！」頭目拿來五十兩銀子交給唐鐵牛：「這是我們寨主哇，給您拿的五十兩銀子，脈禮錢，以後少不了還得麻煩你們，還得把你們接上來，看姑娘這病情怎麼樣？」

「嗯，放心吧，保證好。那麼我替師哥白大夫謝謝了。」說著就把這五十兩銀子揣在身上。

「那給您套車吧？」

「咳，不用套車，正好吃的飽飽的，外頭溜溜達達，我這個人願意遊山玩水，咱們就這麼走吧，呃，你們給我帶路就行了。」

小頭目一聽說：「好吧！恭敬不如從命。」派了一個嘍兵給他帶路，唐燧子離開了後山寨，隨著嘍兵出了南寨門，鴨拽鴨拽跟著人家順著一條山道就下去了。

唐鐵牛一邊走一邊留心，嗯，這個道這麼走沒事兒，他們說了，九溝八叉十二條路，嘿嘿，有生路有死路，我得看準了，要想上山的話，我琢磨這條路是沒有事兒。對！……走著走著，接近飛雲橋頭，離百尺高竿不太遠了，唐鐵牛忽然用手一捂肚子：「哎

啣。」

「田大夫，您怎麼了？」

「我呀，可能剛才喝酒喝的，沒喝順，壓了點氣兒，這肚子擰勁那麼痛，也許吃多了點兒，內裡不和，我想方便方便。」

「那好，那您就到旁邊那兒去吧，那有樹林子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

「您別往遠處走哇，啊，聽著沒？就這兒就行。」

「好了。」

「我呀，到前邊告訴他們把銷線掛上，咱們好過橋，啊。」

「哎，我知道了。」唐錐子就進了樹林了。這個頭目走到橋頭，告訴守橋嘍兵把銷線掛上，等錐子過橋哇，告訴完了之後，這小頭目回來了，等了半天，錐子還沒出來。「我說羽大夫，完了沒有？」裡頭不言語，「哎，這麼長時間了，田大夫。」這個頭目就進來了，其實錐子已經看見他了，他往樹林裡來，錐子已經在上樹了。「田大夫，怎麼還沒完？」他正說到這兒，錐子由打樹上「噠——」就跳下來了，「嘶——啊——」別看他長得矮，可橫裡下有一摟多粗，像缸似的，光這一砸也能把他砸死。他往下一蹦，連砸帶壓，用手一招，把這頭目就掐死在這兒了，一點聲也沒有。「行了，找你姥姥喝豆粥去吧。」錐子由打裡邊出來，直接奔這百尺高竿，高竿頂上，掛著小木籠，木籠頂上還有一盞燈籠，把木籠照得是真真切切，唐錐子離這兒不遠了，這眼圈就紅了，「猴啊，多可憐哪，不到二十歲的人哪，就死到這兒了，掛那麼老高，哥這心哪，一點也摺不下你，猴啊，等著吧，啊，師兄領你來了。」唐錐子看看周圍沒什麼動靜，一蹦就蹦到高竿的跟前了，他蹦到跟前，腳也沾地了，覺著底下一發軟，他知道不好，「啊……撲……」就把錐子漏下去了。原來底下是個陷坑，錐子弄了一身一臉，全是土啊，費挺大勁，錐子才爬又起來。「喝！這幫小子，真他媽損哪，在這兒弄了個陷坑哪，他們知道有人來盜人頭，才故意挖這麼個坑啊，依仗是我，要是別人，不就出不去了嗎？」錐子由打裡頭剛想往外蹦，「別動！」「嘩——」有二十多人，挑著燈籠，打著火把，就把這個坑給圍住了，「怎麼的，好小子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我啊，我是田大夫。」

「你他媽是田大夫，你胡說八道，田大夫是治病的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你他媽沒見過我嗎？我告訴你，田大夫我今晚走道走糊塗了，不知道奔哪條道兒，一下子我走這底下來了，我掉裡頭了，把我放出去。」

「放出去？沒那麼便宜，得見我們大寨主，看看你是誰，你看你那模樣，這臉花裡胡哨的。」唐錐子他出了點汗，臉上抹的那硃砂衝掉了，一道一道的，這個難看勁呀。

「你快服綁，看誰敢綁我。」

「哎呀！你不服綁就要你的命。」旁邊有一個嘍兵，手裡拿著一條槍，「啪——」就奔錐子紮去了，錐子一看槍來了，往旁邊一躲，把槍尖就讓過去了，用手抓住槍尖後邊的槍桿。「哎呀，嗚！你把槍給抓住了，給我！」他往回一拽，借這個勁兒，唐錐子一蹦，蹬！蹦上來了，眾嘍兵齊喊：「別讓他跑嘍！」唐鐵牛把鐵棒槌摘下來，「啪啪啪」亂打了一陣，就跳下了飛雲橋，他過去了。這也算他們失誤，剛才把銷線掛上了。唐鐵牛僥倖得脫，逃下高山。

唐錐子一陣急跑，累得渾身是汗，心想，猴啊，人頭沒盜來，三哥差點把命搭上。

唐錐子來到長盛店，一看啊，公館裡頭掌著燈，周景龍在裡邊正生氣呢，唐錐子沒敢進去，在窗戶外頭聽了聽，「唐鐵牛他往哪裡去了？」「誰也不知道他上哪去了，他說合去溜達溜達，要買點藥，怎麼一去就沒回來呀？」「他無令妄動，回來定按軍法懲處！」唐鐵牛剛想進屋，一聽這句話，「我的媽呀，我別進去了，非把我宰了不可呀，我乾脆呀，我上外面隨便找個地方忍兩天吧！我走了。」錐子剛要一邁步，「三哥，你回來了。」唉！好，冤家對頭，誰？時長青，正好他出去解手回來碰上他了，「三哥，快進去吧！裡邊正等著你呢！」唐鐵牛無奈，進了大廳，周景龍一看見他這臉往下一沉，「啪——」一拍桌子，「唐鐵牛，你上哪去了？」

「沒上哪去。」

「說實話！」

「上藏軍山去一趟。」

「幹什麼去了？」

「上山溜達了一圈，跟金翅大鵬蓋世英的姑娘拉拉手，我就回來了。」

你說把周景龍氣得呀：「你還說笑話，竟口出狂言，跟金翅大鵬的女兒拉拉手你就回來了？」

「可不是怎麼的，這是真的。」

「你要不說實話，我就把你斬首。」

「狀元，我呀，這也是逼得沒辦法，胡說八道，狀元，是這麼回事呀……」他就把怎麼裝大夫，上高山給蓋嬌娘治病的事，述說了一遍。周景龍聽到這，面帶慍色說：「唐鐵牛，我三令五申，在此非常之期，不准無令妄動，你竟敢違背軍令，私自出營，該當何罪？」

「我說狀元哪，我是為了把人頭弄回來，省著我兄弟人頭沖天衝地。」